

流金岁月 李正善
海魂



在琼海的更路簿博物馆里，一位游客用自己的指南针跟古老的罗盘作比对。

新华社发

浪花不厌其烦，一遍遍拍打着我的脚丫。几只海鸥掠过大型货轮，展翅飞往更高更远的地方。

在我前方不远处的海面上，老船长卢家炳身子一扭，双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把渔网甩出去，晶莹透亮的渔网呈扇形抛物线洋洋洒洒地舒展在空中，瞬间把蔚蓝的天空切割成无数个小孔，然后轻轻地落在微波荡漾的海面上，沉入海水之中。

下了船，他微笑着朝我走过来。他的裤管高高卷起，赤脚上沾着白白细碎的沙子。

卢家炳是琼海潭门镇上教村一名老船长、南海航道《更路簿》非遗传承人，几年前在拍摄潭门老船长纪录片的时候，我们在当地同仁的介绍下找到了他。

到家后，他从卧室里捧出一个发黄的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包了三层的布包。呈现在我眼前的，是书本大的簿本。

“这就是《更路簿》！”他介绍。小本儿封面是牛皮纸的，有点卷边。正文的纸页像是发黄的宣纸，薄薄的柔柔的，文字是用毛笔工整书写的海南方言。

怕弄坏小本儿，我不忍翻动。卢家炳解释，这里面是按照季节标注的季风、逆风航线、避台风锚地、危险暗沙等千年南海气象水文的条目。

对于南海的老渔民来说，《更路簿》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的导航系统，它们是潭门渔民的“海上天书”。卢家炳展示的这本，是从清光绪十年传承至今、由他家六代人接力手写的。

他指着茶几上摆放的《更路簿》和一个巴掌可以握住的圆形枣红色海棠木壳儿罗盘告诉我，“老渔民出海就靠两样东西——罗盘和《更路簿》。依靠着罗盘，渔船才能确定航行的方向；《更路簿》记录着各个岛礁的名称和从潭门港出发经过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。行船中如果发现偏离方向，就按照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来调整，确保基本的航行路线不偏离。”

卢家炳1950年出生，自幼随父出海，跑南海与南洋（新加坡）航线数十年，遇到过断桅、台风、海盗等意外。

卢家炳回忆，20世纪40年代，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出海捕鱼。一天晚上，渔船行驶到西沙时，海面上突然刮起了一阵强风，桅杆被风吹断。当时风太大，船开不了，只能顺着风漂到南沙。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五天，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。就在渔民们绝望之时，他们根据《更路簿》的描述，利用罗盘找到了一座岛礁。在岛礁上，大家找到木材做桅杆修船。船修好后继续作业，捕捞海产品。

《更路簿》中的内容，卢家炳按照

父亲的嘱咐反复背诵熟记于心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当上了船长。凭借着祖辈的航海经验和父亲的教诲，他在南海航行40多年从未迷航。

“现在大家出海这两件宝贝还用不？”

“后来有了《航海地图》，《更路簿》就不用了，罗盘也慢慢不用了，但是老祖宗的航海术绝对不能失传。”

退休之后的卢家炳也没有闲下来，在给来自各地的游客，讲述着《更路簿》的故事。

时代的航船不断向前，导航仪器早已取代古旧的罗盘与泛黄的手本，但一代代潭门船长刻进血脉里的胆识、坚守与传承从未褪色。在我看来，以卢家炳为代表的守艺人，如同静静停泊于岸边的木帆船一般，是这片蔚蓝之上，生生不息的海魂。

市井烟火 林绍徐
叫一声阿依

叫一声阿依，绝不是故作矫情，而是血脉的延续，文化的传承，乡音的呼唤。

阿依，吃饭溜……
阿依，要好好读书啊……
阿依，你在哪里……
……

作为海南人，阿依二字，时时刻刻在心头。一声阿依，一生阿依。

不管在哪，一声亲切的阿依，满满的温柔疼惜感，叫得人心花怒放，叫得人潸然泪下，叫得人牵肠挂肚。

阿依，是海南方言，也是海南传承千年的特色词汇。比起上海的“依”，内涵更为丰富：上海的“依”是“你”的意思，如“依好”，是你好的意思。在海南，尤其是在文昌、琼海、万宁一带，“依”总是挂在嘴边。“阿依”，是长辈对晚辈的昵称，是宝贝、孩子的意思，体现着长辈对晚辈的宠爱。小孩见面、回应长辈，称“依”，是我的意思，体现着晚辈对长辈的尊敬；同辈间称“依”，意为礼貌自谦。往往一句“阿依”，便让彼此成为自己人。

在海南，当我们从母胎呱呱坠地那一刻，父辈便亲切地叫唤我们“阿依”，用最好的食物，最周到的呵护，养护我们茁壮成长。当我们学会咿咿呀呀讲话时，父母便开启教书识字，特别是教导我们与长辈交谈时，一定要自称“依”，不能自称“我”，这样才谦卑有礼。就这样，阿依便从小烙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，成为挂在嘴上的口头语，伴随着我们一生，融入血脉，融入岁月。

记得那年，旅居南洋多年的邻居伯公第一次从新加坡回到老家，全村人欢天喜地过来和他相聚。风尘仆仆的他，白发苍苍，乡音还是那么纯正，一边忙着和父老乡亲打招呼，一边急匆匆往老家的方向走去。在家人的陪伴下，他一放下行李，便来到神龛前，目光注视着上方，尔后颤抖着点上一炷香，恭敬地跪拜，“阿爸阿妈，依回来看你们啦……”只见他泣不成声，跪在地上许久不起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一声“依”让全屋子围观的人们百感交集，为之动容。那景那情，给当时年纪尚小的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乡音是最能触动人心弦的音符。一声阿依，永远是游子对乡土对父母最真切、最朴素、最纯粹的表白。

1998年，父母送我去海口乘坐飞机前往武汉读书。人生第一次出远门，既兴奋又有些不舍。一路上，父母再三叮嘱我要读好书，交好友，照顾好身体。年少的我望着窗外飞驰的景观，年轻的心早已放飞，只是应付式地点着头迎合父

母。走进机场，我忙着和同学交谈着，父母帮我拎着行李，静静地站在一旁。“阿爸、阿妈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和同学们进机场了。”我接过母亲手中的行李，便准备往机场里面走去。

“阿依，要好好读书，照顾好自己……”母亲轻柔地再次叮嘱着我。

“知道了！”
飞机起飞了，望着渐离渐远的家乡和父母，内心泛起阵阵酸楚。盼着走出去，但一旦离开，心里又不是滋味，情感就是那么的矛盾。

面对母亲的叮嘱，怎么不是“依知啦”的回答呢？我反复问自己。入学都好几天了，每当夜深人静时躺在床铺上，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起家人，任凭泪水打湿枕巾。我想，父母应该也像我一样，牵挂着远在他乡求学的阿依。

只要父母健在，孩子永远是父母的心头肉，阿依便有了靠山，便有了无忧无虑。

如今我已成家，儿女绕膝，一句孩童的问话，勾起心中万千感慨。“妈妈，我是阿依，阿弟也是阿依吗？”小女儿看来是吃醋了。“你和姐姐、弟弟都是爸爸妈妈的阿依呀”，爱人认真地回答。

岁月蹉跎，“阿依”不老，没有“阿依”，哪来长幼尊卑，哪有七大姑八大姨，哪里有合家欢聚的美好，有些东西是要刻在骨子里、流淌在血液中的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忘。

叫一声阿依，父母希望阿依一辈子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安居乐业。叫一声阿依，可不是一种简单的称呼，父母老了，阿依得接过家里的接力棒，当好顶梁柱。叫一声阿依，不管到哪里，都记得回家的路，记得父母的恩情，记得家乡的味道。

文化评弹 沈清良
写给中华大地的山岳赋

华夏九州，山各有姿，岳各有魂。山岳奔赴，苍龙盘亘宇内；万壑开合，清气吞吐八荒。或雄峙边陲，镇漠海烟云；或居中奠壤，育礼乐衣冠；或独秀江南，染水墨丹青。山岳俯仰之间，藏天地之道；吞吐之际，蕴古今之变。感山岳之巍峨，遂作赋，以歌中华山之浩瀚，以颂中华岳之大美！

昆仑磅礴，号万山之祖、百水之源。横亘西域，延绵万里，襟戈壁而枕雪原，接云天而控荒遐。山势苍莽，无矫饰之秀；层峦沉厚，有包容之胸。峰隐烟霞，藏太古幽韵；壑蓄清泉，滋万甸川流。昆仑不张扬锋芒，而自带乾坤气象；不依附繁华，而独镇九州西疆。一山峙而天地稳，一脉延而四海宁，载岁月沉浮，守山河本真。

山川定鼎，五岳独尊。一山一格局，一岳一乾坤。

东岳泰山，独尊岱宗，镇雄齐鲁，俯瞰中原。旭日东升，金辉铺千峰翠色；夕云西敛，暮靄笼万壑清岚。岩叠千秋，留存封禅遗迹；松鸣万古，震荡古今风雷。泰山之胜，不在峭险，而在雍容；不在奇诡，而在厚重。纳四时烟云，藏仁义胸襟，育华夏厚德载物之性，铸九州顶天立地之魂。

西岳华山，峭峙三秦，以奇险冠天下。绝壁千寻，斧劈天成峻壁；危峰万仞，凌空直刺苍穹。栈道悬空，凭虚可摘星斗；苍龙盘岭，侧身可渡云烟。山石峥嵘，尽是刚硬风骨；山势孤峻，全无依附之姿。东临大河奔涌，西接陇坂苍茫，以一山凌厉，彰华夏刚烈不屈之气节。

南岳衡山，独秀潇湘，温婉而含风骨。七十二峰连绵，吞云梦、涵三湘。

烟峦叠翠，春雨润层林尽绿；云壑流泉，秋风送幽谷清声。祝融极顶，可观楚天辽阔；古刹深藏，可纳岁月安然。衡山无凛冽之姿，独得温润之韵，钟灵毓秀，滋养湘楚文脉，涵育南邦儒雅气象。

北岳恒山，雄屏燕赵，固护北疆。百里层峦，横遮朔漠；千重苍岭，静守中原。危崖嵌古寺，凌空悬千载禅韵；峻岭生苍松，傲雪持万古坚贞。朔风过境，松涛震彻千山；晴日登峰，眼界通达万里。恒山以沉毅为骨，以包容为怀，隔风沙、安黎庶，默默屏障北国山河。

中岳嵩山，坐镇中州，居天地之中枢。扼河洛、控四方，太室巍峨凝正气，少室清幽蕴侠禅。嵩阳文脉绵延，育中州儒雅；少林禅武昭彰，扬华夏刚良。不偏不倚，得天地中和之道；亦文亦武，成九州山水之宗。一山汇四方灵气，一脉承千载礼章。

泱泱中华，何止五岳。

太行山千里，横亘燕赵三晋，为天下巨防。重岭叠障，西接黄土厚壤，东瞻沧海平畴。沟壑纵横，藏岁月沧桑；断崖嶙峋，载古今风云。愚公砺志于此，启生生不息之精神；燕赵慷慨生于此，存侠肝义胆之风骨。历经兵戈烽火，山石愈坚；饱阅寒暑春秋，山河愈壮。巍巍太行，护中原沃野，养万民生灵。

长白山雄踞东北，坐镇白山黑水。群峰覆雪，凝北国清寒；林海接天，铺千里苍茫。天池嵌于绝顶，澄澈涵天光云影；飞瀑流于深谷，奔腾润关东河山。雪原养浩然之气，密林藏自然之灵。清冷成其格调，辽阔成其胸襟，静守边陲疆土，一展北国雄姿。

黄山卓立东南，七十二峰峥嵘，三十六壑空灵。奇松破石而生，虬枝傲雪，俯仰成诗；怪石凌空而立，百态天然，玲珑入画。云海吞吐峰峦，温泉温润岩谷。兼雄、奇、险、秀，含烟、云、松、泉，一步一景，一峰一韵，尽显山水极致风华。

庐山秀色，甲于江南。三叠瀑垂云而下，碎玉鸣空；千叠山隐雾而幽，藏古纳贤。山水清幽，养文人旷达之怀；云烟缥缈，蕴世间超然之境。临江河而不躁，处尘寰而自清，千年屹立，文脉悠长。

雁荡山灵奇，雄踞浙东海隅。峰岩诡丽，洞壑玲珑；断崖飞瀑，云水相依。灵峰含暮色之趣，移步换形；龙湫泄天河之水，轰响千山。东临沧海，吸纳浩瀚潮声；地接浙山，浸染江南秀气。无万岳之磅礴，有孤山之灵秀，山海相融，清奇独绝，自成一方山水秘境。

纵观华夏山岳，或极天之高，镇边陲而固疆土；或踞地之厚，育中原而滋文脉；或稟刚之性，砺世人之筋骨；或含柔之韵，养苍生之情怀。山为华夏之骨，撑起九州浩然气象；岳为民族之魂，承载千年文明脊梁。是故中华之山岳，不止峰峦之雄奇，更有山河之底气、文明之底气、民族之底气！

山亘古，岳长青。我辈生于九州沃土，仰群山之巍峨，承山河之浩荡，当怀山岳之胸襟，秉山川之坚韧，守万里河山，续千载华章！



华山西峰。 新华社发